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Lixiahe de
yangshucun

肖德林——著

里下河的 杨树村

回归传统，

回归乡村！

里下河的人，

杨树村的事

回味那些走过的日子，
感悟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里下河 鄉村 詩

卷一

里下河鄉村詩

卷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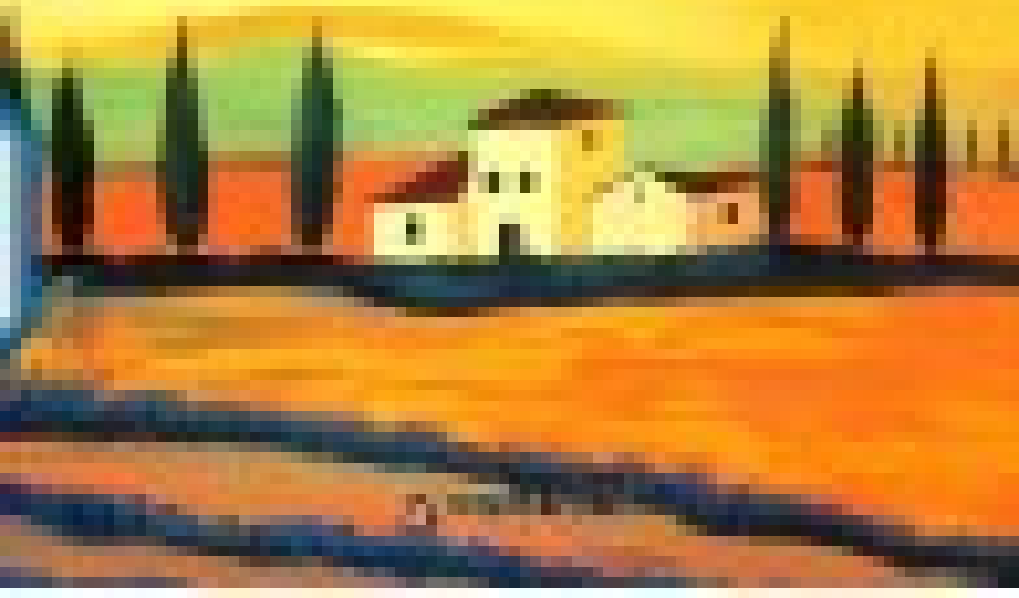
卷一

卷一

卷一

里下河鄉村詩

里下河鄉村詩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里下河的 杨树村

肖德林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里下河的杨树村 / 肖德林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64-4

I. ①里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424 号

里下河的杨树村

肖德林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李 新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张 20.5
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64-4

定 价 42.00 元

目 录

1974 年的比喻 / 001

耕读传家 / 009

瓜洲访 / 044

火车快跑 / 061

小羽的帽子 / 070

针 毙 / 082

家谱上的逃亡 / 095

红酥手 / 126

灿烂生活 / 140

绣花枕头 / 159

你找红菱干嘛 / 171

醉 红 / 187

目
录

钟馗点睛 / 194

一只龙虾爬进城 / 204

癞子凭啥当司令 / 211

城里的月光 / 236

树杈上的莫明 / 243

雪落无痕 / 250

碰 头 / 259

青春朦胧 / 267

称兄道妹 / 287

抽烟问题 / 311

1974 年的比喻

1

你说天上的云朵像什么？

它们不时扭动着自己的身躯，像棉花，像山峦，像森林，更像河流……没错的，你以上的每一个比喻都会得到我们老师麻子的表扬，但是 1974 年我的一个比喻，却让我本该快乐的日子从此提心吊胆，后来我终日躲在床下，睡在泥地上。是的，躺在泥土上的感觉真好，透彻的清凉，可以看到蚂蚁们快速地搬着家，它们忙碌成一条线，就像部队在急行军；我甚至可以跟长胡子的老鼠对视，它们后来根本就不怕我了。

该死的比喻！

而唯一知道这个比喻的人是芋头。

芋头是孤单的，因为芋头的脑袋有点毛病，我们都这样认为，芋头的成绩经常大红灯笼高高挂。挂了红灯的成绩单在芋头手里，

像一只烫手的山芋，扔了不行，拿着又难受，所以回家的时候芋头总是走在最后，并把大多数时间都扔在了路上，有时，即使到了家，也不敢进门，伸着脑袋，像一只猫一样探一下家里的情况——芋头怕他爸瘦头。有一年冬天，因为成绩差，芋头的老爸瘦头在雪地上用黑灰画了一个圈，扒光了芋头的衣服，提着芋头的鞋，赶着芋头沿着边线走，每走一步，屁股上就挨一鞋，芋头瘦削的屁股就颤动一下，然后留下一条长长的黄瓜印，这样芋头成了磨房里的一头驴——如果能变成一头驴多好呀，芋头想，芋头冻得浑身发紫，小鸡鸡甚至连尿也尿不出来。

侧面看瘦头像个麻杆一样，撑着瘦瘦的脑袋，让你怀疑一阵风来就会把这脑袋吹折了，但是正面看就不一样了，一张阔阔的嘴巴能把吴家圩的白天说成黑夜，黑夜说成白天，吴家圩的人哪个不对这张嘴充满敬畏！更何况还有那双随时会发出亮光的大眼睛，那亮光与别人不一样，刺眼！

芋头的成绩虽然差，但这不要紧，芋头很红，突然间就红了，像突然通了电的白炽灯。

芋头有个特长，取鱼摸虾。无论哪一条水沟，芋头看三分钟，就会告诉我们这条沟里有没有鱼。芋头会时常在上学的路上，跳进水沟，然后逮几条鲫鱼或抓几只螃蟹送给麻子老师。麻子会笑吟吟地摸摸芋头的头：好，好，好。然后再扫视一下我们说，上课去。

我们仰酸了脖子也没得到麻子的一个“好”。

芋头成了麻子老师最喜欢的学生，而我则相反，我每天战战兢兢地看着麻子，生怕从他嘴里蹦出什么让我毁灭的话。芋头是艰苦朴素的红小兵，王麻子给芋头编了顺口溜：“刘志阳，不平常，小雷锋，美名扬。”芋头的衣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永远有一块补丁，补丁也洗得干干净净，他好像就没有新衣服。你知道艰苦朴素，在我们那时是多么可贵的品质，衣服讲究补丁缀补丁，吃饭讲究吃红

山芋，可我们喜欢新衣服，喜欢吃红烧肉，只有芋头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。芋头有自己的崇高理想：当好红小兵，长大像雷锋叔叔一样为人民服务。

是的，那天在学校的操场上，麻子在慷慨陈辞唾沫星四溅的时候，我抬头看天，抬头看那些自由自在飘荡的云，它们幸福地聚集或者……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头像，像极了领袖。我为我的发现激动不已，不幸的是我告诉了芋头，芋头立即变了脸，我也突然变了脸。芋头说：我要报告老师！

我没出息地哭了。我说，我根本没诅咒老人家上天，老人家愉快地在北京指挥着红小兵闹革命呢——你千万别告诉老师，我愿意给你作牛做马，好吗？好吗？

我的天啦，我怎能咒我心目中最最神圣的领袖呀！我觉得生不如死。

芋头冷笑着。从此我在芋头面前总是要夹着尾巴。

我送给芋头的是一只苹果！

要知道我那时候整天在饥饿中。我们经常在乡间的小路上急速狂奔，那是肚子逼的，沉重的饥饿催促我们快点回到家——三间茅屋，有灶膛，有水缸，当然四季不离的是嗡嗡的苍蝇，它们跟我一样，在米饭的香味里跌断了腰。在这个由木头支起的烧火架子上，我学会了自烧自吃，应该说还不到8岁，虽然烧的饭时熟时生，但是只要不是生米，我的肚子都能消化它们，并且从中获得力量。

饥饿令人讨厌。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吃饱了，你总是想吃，还想吃好的，所以时常跟着大人走亲戚，不仅跟妈妈，还跟奶奶；不仅跟奶奶，还跟爷爷。爷爷他们经常在夜里偷偷地杀一只鹅，煨一只鸡，香味隔河都能闻到，我再瞌睡，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，我会时时盯着爷爷的行动，并且使自己努力不睡觉，以争取去喝口汤，但是我常常会睡过！

如果，这时给你一只苹果，你会怎么办？

做梦都会流口水！

我们里下河哪里见过如此稀罕而宝贵的东西，没有，我知道它叫苹果的时候，首先已被它香甜的气息迷醉。我不知道爷爷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苹果，我从爷爷手上抢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脑袋里嗡嗡的，唾沫在舌跟和嗓子就那么不争气地流着，鼻子这时候是最享受的，那种甜滋滋的味道瞬间让我兴奋。我用牙齿感受着它，我的牙齿在苹果皮上轻轻滑动，一点一点……

但是，那只苹果我并没有吃，虽然它的上边留着我的齿痕，若隐若现。我还是把它送给了芋头，我希望芋头为我保守秘密。

2

不是哑巴的到来，我更愿意呆在床底。我不想再看天。我习惯于趴在地上，睡觉，或者想我的心事。在床下我是安全的，我不再想芋头，不再想那该死的比喻，即使有坏人来，我不显身，又有哪个能抓到我呢？当我有次从床底爬出时，吓得篾匠哑巴边跳边恐怖地指着我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。我爷爷笑了，对她摇手，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摇了摇，我知道，他是说我有病呢。我一个骨碌爬起来对他说，爷爷，你瞎说，我没病——

爷爷拍拍我的圆脑袋：葫芦没病，我骗哑巴呢——哑巴张着乌黑的眼睛，喘着气，然后同情地向我笑笑，亮出她的两个酒窝。哑巴看我的眼光是黏黏的。此后，哑巴不时地看床底，困惑地咂嘴巴。

十个哑巴九个巧。我们村的巧哑巴还有一样，长得好。皮肤白净，眼睛水灵灵的，像什么？长大了读了点书我才知道，是黑水银养在了白水银里！那乌漆漆的辫子，编成一根扁扁的跳动的乌绸缎，特别是辫尾常常插上一朵村里刚开的花，走到哪儿，花香就飘到哪儿。

儿。谁知道这辫尾除了吸引蜜蜂，还吸引村里男人的目光呢。

竹子是毛竹，毛竹是要劈的，这活有点重，哑巴不干，他爸干。他爸不哑，但是很穷，穷得家里门板都没有了，所以好大才娶上个哑巴当老婆，生了个哑巴，从哑巴落地那天起，老篾匠就坐在不安里，似乎随时会发生点什么。所幸的是，篾匠手里有篾刀。所幸的是哑巴特别喜欢篾刀，甚至篾刀散发的气息。篾刀是削皮的，削竹子的皮，哑巴握着篾刀，青竹不管原来有多么坚硬，此刻都酥了腰，哑巴是满足的，哑巴无声地笑着，任青青的竹皮在怀中舞动。随着这炫眼的跃动，凉席呀、淘箩什么什么的，就从哑巴的手里跳下来。哑巴的手也像一竿细竹，细而长，白白的一根细笋。哑巴会顺手给我编个小蛐蛐的小笼子或者小淘箩，哑巴这时眼睛发亮，嘴里唧唧呀呀，有时还会快速地手舞足蹈，但是，我看不懂。

哑巴在我家做活是派饭，做哪家的活哪家送饭。

哑巴来家里干活的时候，我有点莫名地兴奋。趴着床下，我时常看见哑巴白白的脚。哑巴似乎知道我看她的脚，把脚藏在一堆竹篾里。用一根长长的竹篾，伸到我的面前，烦躁地跳动，似乎在说，看，让你看——

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外出编席就不行了，哑巴和她爸只能把战场铺到屋里来。茅屋里很静，只有那些篾条在哑巴的手里欢快地流淌，屋里弥漫着竹香。哑巴席子会编花呢。最擅长编鹿，或者写字，写“吉祥如意”。我要哑巴把我的名字编进去，哑巴笑咪咪地应着。我说，我的名字复杂呢，葫芦呀，就是青瓢呀——我在空中画个圆，哑巴这时正咬着几根篾条，随着哑巴点头，那些篾条晃动得有声有色。

哑巴只是答应，但就是不给我编。我说，哑巴，你真坏！

虽然哑巴比我大了几岁，因为哑巴不会说话，我和哑巴呆在一起是安全的。我害怕任何人知道我的反动比喻。

哑巴的眼睛就是嘴巴。

哑巴老爸那几天咳嗽得厉害，直到把自己咳倒在床上。哑巴只剩下一个人。我说了，我讨厌和哑巴一起的人，所以，那几天我很高兴。我常常从床下爬出来，看那些竹篾在哑巴手里舞蹈。

一个人的到来，让我不得不迅速躲进了床下——瘦头来了，瘦头送派饭来了。我知道是瘦头来了，是因为听到了钥匙的碰撞声。瘦头与生产队所有男人不一样的是腰间总有无数把银光闪闪的钥匙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，这些钥匙表达着一种威仪。那些钥匙管着生产队的钱、粮，甚至各家的快乐与哀伤。一个大男人送派饭，是因为瘦头有的是时间，他把全生产队的人都吆喝下田的时候，他就没事了，他可以晃着个大膀子，撑着大脑袋满村转悠了。

瘦头贼亮的眼睛，扫一下屋里，然后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（那是我时常趴着睡觉的，我的脸上现在还印着它的痕迹），看着哑巴。我恨死了，哑巴竟然回头对他一笑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哑巴，哑巴——别理他，让他走。我心里说。

但是我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瘦头点燃一支香烟，那种讨厌的味道充斥了屋子，满屋的竹香被赶得不见了踪迹。瘦头坐立不安，一会儿坐下来，歪着个沉重的大脑袋，一会儿站起来，踱步，踱步。我的心被他弄得烦躁不安。瘦头后来甚至帮哑巴劈起了毛竹，要知道，那是只有老篾匠才能干的活。更可气的是，当哑巴打开瘦头家的菜时，满屋子的肉香。谁还能吃得起肉呀？那只有生产队长瘦头，只有芋头，这个号称艰苦朴素的红小兵呀！哑巴给肉香搞得兴高采烈，我说过的，没人能抵挡得了肉香的，没人！瘦头这时候竟然妹呀哥的哼起了小调，哑巴又听不见，瘦头你哼这些骗人的小调，顶个屁呀——

我不再看瘦头，彻底躺下来，口水在我喉咙里滚来滚去。我只有闭上眼睛，凡事都是眼不见，心不烦，滚他个瘦头的蛋！不幸的是，我竟然睡着了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瘦头变成一只呼哧呼哧地喘气的狗了。我看到瘦头骑着哑巴，瘦头裤裆里顶起了一根青竹。哑巴一句话也发不出来。哑巴会哭，哭声没有韵，你要知道村里女人哭都是有韵的，抽抽噎噎，抑扬顿挫，哑巴那种干号，直直的，像铤锯子。

芋头，这就是你的爸，你的当队长的爸。我心里喊道。你还说我是反革命，你爸才是！

哑巴向我的床下爬来，可瘦头像石头压着她，所以她两手前扒，努力伸向我的方向。我这时候盼望有个人来多好呀，哪怕是只能汪汪叫的狗也好，可是，所有的人都被瘦头吆喝下地干活了，只有我和床下的一群老鼠，它们和我一样不敢吱声！瘦头对哑巴说：你向床下爬，床下连个鬼影也不会有！哼哼——

3

再见到芋头的时候，我说：芋头，你爸没啥可怕的，你爸像一条狗！

芋头攥起拳头，但看我梗着脑袋，又虚弱地放下。我要给你告诉王老师，你咒——

我说，算了吧，还是先回家问问瘦头，他没告诉你，他在外面又给你找了个妈？

芋头愣住了，但是芋头善于察颜观色，他盯着我看了两分钟。我说：看什么看？我脸上又没有痣！

然后他点点头，又仰天想了两分钟，我看到他的嗓子不停地吞咽着。芋头抓起一把泥，我以为要摔到我脸上，扭头想躲。芋头又抓起一把泥，说，葫芦，原来我手里有一把泥，随时可以砸到你脸上，所以你怕我，好了，你现在手上也有一把泥了——

芋头停下来看我，那只善于捕鱼摸虾的手高高地举着，那你怎

怎么办呢？

芋头松开手，那些泥土从他的手丫里愉愉快快地重新回到地面，它们躺在地上，绝对看不出刚刚它们还是芋头手中的武器。我们就这样吧。芋头说。芋头突然哭了。

只是，从此我见着哑巴躲着走。

耕读传家

0

2013年的春天，我在爷爷的坟前挖树，这是一棵突然死掉的杨树。这棵树的突然死亡，让家人感到很不安，迷信地认为，不知爷爷在冥间要告诉我们什么。这棵树原来枝叶茂盛，按道理，根本不会死，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，我们决定立即拔掉。但树根太深，我们几个人根本刨不出来。这时，我喊歪头队长帮忙。歪头队长正在帮一户人家抬泥浇坟——歪头队长现在靠给四乡八邻帮忙做丧事混口饭吃。当年栽爷爷坟上这棵树，他曾帮过忙，所以对这棵树的来龙去脉能说出子丑寅卯。歪头队长走路，一般扛着脑袋，眼睛也扫一切，是当年当队长落下的习惯，搞得生产队养鹅场的鹅也一律斜着脑袋觅食。

我给歪头队长一根烟，歪头队长嗅嗅烟屁股，说：这烟味纯，有当年大前门的味道。我说：是有点，中华烟，相当于当年的大前门。你给谁盘坟呢？盘得蛮大的。

哦，是鲁、鲁县长的坟，当然得大点。

我又看了一眼那坟，跟我爷爷是邻居。我想：爷爷你的牛皮又吹中了！突然想起，葬爷爷时我曾经见过这座坟，荒芜成一堆草，当时过度悲伤，没想起是鲁的，更没人告诉我。

我又看了两眼这座坟墓，在河边，朝阳，风水宝地，比我爷的坟高。

1

1987年的夏天，我第二次高考落榜，生产队长歪头隔着河对我妈说，你要叫吴衡回来，找人送礼。我妈正在淘米，低头捡米里的虫子——这些细细的黑色小点子，像跳蚤。它们一样欺负我们，一个在白天，一个在黑夜。吴衡是我爸，我爸在甘肃水县修理汽车，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又落榜。水县离家有多远，不知道。远，对我只是一个形容词。天边和眼前只是到沙口镇坐不坐汽车的区别，坐上汽车就是远，不坐汽车就是眼前，睁开眼就能看到。我妈说：我们到哪去找人，谁也不认识。歪头迟疑了一下说：不找人肯定不行，找鲁去。

鲁的名字在我家是个忌讳。

我们杨树村出人才。鲁是“文革”后，我们杨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，现在是管教育的县长。我妈哪有勇气去找他，即使我爸回来，也没用的，一个是坐在办公室指挥全县的教育事业，一个是揣个榔头满世界讨生活的人。我爸没勇气找鲁，我完全能理解。

我爷应该有勇气。我爷对我管教严，比如他不许我呼啦呼啦吃饭，没教养；比如他不许我随便吐唾沫，会流失了元气；还有不许我用有字的纸片揩屁股……我爷曾是沙口镇杨树村的村长，管人是他的习惯，回乡知青鲁也逃不脱被他管的命运。那天傍晚，在楝树下，我爷正用筷子掏一只熟咸鸭蛋，蛋黄子黄得发亮，蛋油腻腻地

流成片，我发现鸭蛋竟是双黄的，我说：爷，这是只双黄鸭蛋。我爷没理我，只低头看了看凿出一个黑洞的蛋壳，用筷子拨弄了一下，然后我爷抬起头，对在吃饭的我妈说：鲁考上大学了，上海的大学。上海？我妈吃惊中透着兴奋。这下子，秧妹要享福了！

我爷嘿嘿冷笑了一下。

谁知道他是不是个陈世美？爷爷又重重地挖了一筷子蛋黄，狠狠地送进嘴里，蛋油在下巴上流。一片叶子飘落，在地上滚了滚，归了于沉寂，惹得几只母鸡疯狂啄食，最后不过吸了一嘴的苦水。秧妹是我小姑，是鲁的对象。我们那流行定亲。定了亲，就是人家的人。鲁是长翅膀的庄稼，长了翅膀就可以飞，远远地飞离杨树村。

我妈最后嘀咕：怎么没见上门报喜的人？

我家等来的是给他们说媒的人，但这次是把他们说成散伙。

1987年的夏天，爷成了一个老头，没事可做的老头。没几个人想起他曾是村长。我爷答应去找鲁，并且准备了两只芦花大公鸡。两只鸡挣红了脸，为能肩负重任兴奋不已。爷光说去，就是不上车。老跟我说鲁县长高考时刻苦，怕瞌睡，头发悬在梁上，防蚊子，三伏天穿着雨披学习，好像已经没有骨气地忘了鲁差点成为他的女婿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鲁对给村长家当女婿，好像不太热心。每次都是在屋后的树上学几声鸟叫，我小姑就匆匆忙忙出去了，留下一屋子雪花膏的香味。

鸡子瘦了一圈的时候，我爸回来了。我爸回来，我爷就解脱了。

我看着我爸带回来的白面包出神。面包已经冷却，柔软的弹性正在消失。城里人了不起，把朴素的麦子膨胀成油头粉面的市侩，咧着嘴，随时等待着赞美。现在它贴上标签，就有了城市的霸气，它被我爸作为礼物，征服了杨树村一个个感激的微笑。杨树人似乎不知道面粉膨胀起来，也会成为美食，只知道拼命捶打麦子，变成面疙瘩，变成烧饼，硬得要牙齿的命。我后来坐在河边，把它撕成细屑，喂鱼。